

人體油畫

姚宏儒
人體
油畫



读姚宏儒小幅油画有感

陈丹青

迷恋写实油画的各地画家，国中居然还不少，这令我有点惊讶。以京城艺术圈为首的话题是前卫、观念、装置、行为……早已“同世界接轨”，而写实油画的散兵余勇，或者就只能是在信息相对匮乏的“外地”各自磨刀擦枪吧。来自安徽滁州古城的姚宏儒，就是这样一位油画“侠客”。我初见他的人体作业，细腻周到，颇见刻画功夫，这要是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必会被翻印成一叠叠黑白照片，给江湖上学画的弟兄相互传看的，如今却变成如一种“私人偏好”，不再时髦。或者，便有所谓“功夫派”画家索性走入另一路，去作好卖的油画了——二十多年来，写实油画的技术其实颇有进益，而“写实”作为“主义”的文化价值，却分明失落了。

可能受到洗印偏色反差过度的照片影响，姚宏儒的人物画虽能形肖甚或神似，亦且是写生，素描关系相当准确，但色彩与调子总是不太对。大致如我这一代画手，他的画道初不免受苏派影响，而苏派油画的色彩原是注重当场观察的“客观效果”，鲜艳如“生”，又有适度好看的“灰调子”，可惜这套手法在中国油画圈早已没落，部分写实油画转向欧陆所谓“古典风格”，姚宏儒也作如

是选择，可在国内毕竟难有西方原作的视觉感应，又兼普遍参照照片作画，即便效果细致，色彩与调子却不免灰暗驳杂，犹欠古典油画的品相与修养，这是目下依然钟情于写实的油画家不免陷入的困境。

在本院作“访问学者”一年，姚宏儒进步显著。对照进校前的作品，他的画面修炼瞩目于三点，一是回向朴素直观的“看”，人体肌肤、背景环境，尤其是中间色调向暗部过渡的部位，由初期的过火、滞闷、简单，渐渐过渡到后期作品的微妙、透明、丰富；二是缩小尺寸，他原先即擅刻画细节，小幅油画于他不难，但因其小，故而更易于整体关系的调节把握，近期作品已趋相当熟练自如之境；三是在逐渐形成上述良好习惯后，他的小画已初具欧洲油画的肌理与质地，一改过去堆砌粗糙的表象细腻，而能均匀、缜密、平整，见笔而入味。这些收获，得自他两学期来多达四十多幅课堂作业的密集训练，兼以心正意诚的领会，仅止一年，进步的轨迹能够如此清晰，比之入校前的水准，俨然超越，诚属难能可贵。

大致说来，姚宏儒的油画接近十九世纪欧洲沙龙作风，以中国画论的说法，是属“能品”一路，技法的锤炼玩味胜于作品的内涵。此说并非贬义，因中国写实油画在“手艺”的层面从未过关，我们原应有大量油画“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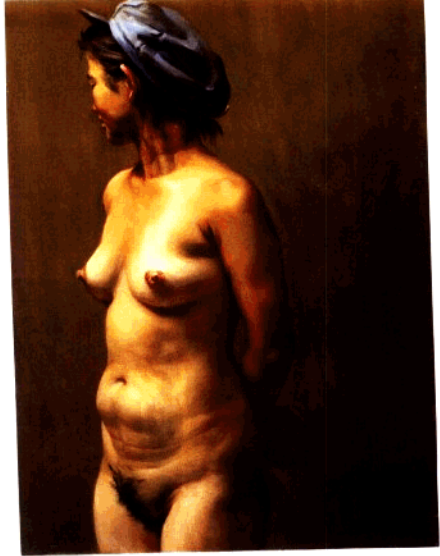
品”。这才可能谈得上真的“逸品”，“神品”。以我见到的欧洲沙龙绘画，精妙华美，洋洋大观，原值得我们好好琢磨，当年徐悲鸿先生的师从与来路，正是沙龙画。而西方近期对沙龙作品也不似百年前那样贬斥，因其背后乃有欧洲油画的文化主脉在。法国近东题材绘画因有几代沙龙画家群的修炼，才得出德拉克罗瓦、森格尔那样的天才，而梅索尼埃巧夺天工的小幅人物画，直追中国宋明工笔重彩的画境，质朴精雅，蕴藉耐看，若远溯沙龙绘画的正宗，则前有普桑在，那是风流高贵，迥然大家，其中葆蓄的诸般技巧原理，实堪视之为油画词语的“典籍”，哪天普桑或梅索尼埃的原作能来中国墙面上挂一挂，我们对所谓“古典”、所谓“沙龙”，便会有平实真切的认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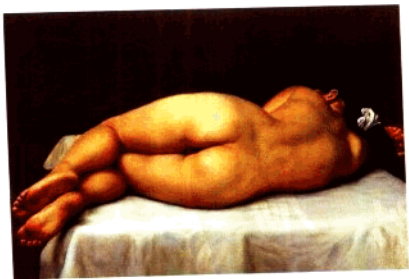
但现在来说这类话语，恐怕应和者甚寡，众人的心思，早已别顾。倒是如姚宏儒这类执著与偏好，正与欧洲沙龙绘画遥相契合，从小范围、低层次看，极适宜于学院课堂写生作业。姚宏儒目前的画止于“习作”，倒也接近沙龙作品的“无内容”，是不能以我们流于妄谈的种种“创作观”予以强求的。中国油画来路坎坷，先天后天均多有问题，从技术到理念，习作到创作，各有一套既成的偏见，以至误导，此处难以清理辨正，仅以姚宏儒的尝试看，我宁可取其专注于技术层面的实践，有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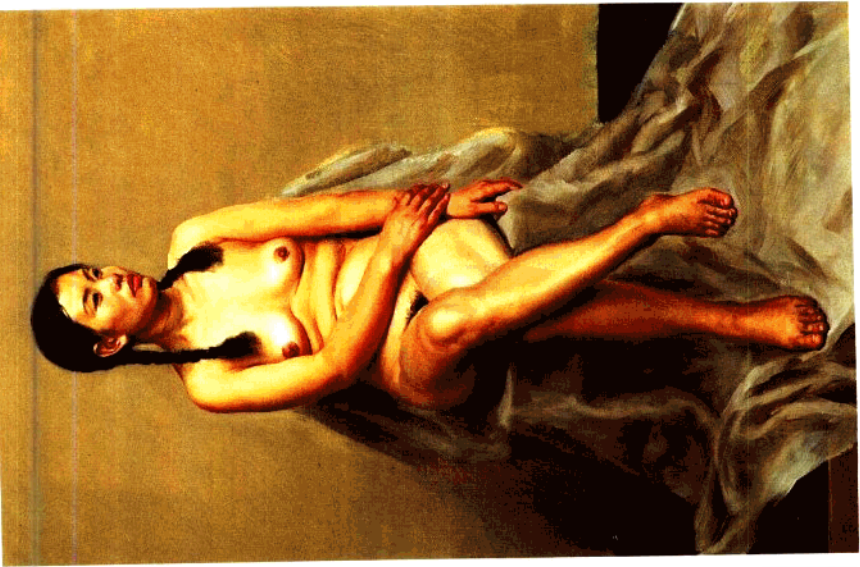
来日成熟，看看能否走成一条个人的路子。以“创作观”论，柯罗、凡高、塞尚辈从未有过我们的所谓“创作”，以“时代”论，今之多少西方实验作品亦并无怎样深刻的“意思”在，而我们现今的大量架上绘画，与“古典”或“当代”其实并不沾边——要之，成熟的“技法”绝对是堂堂“作品”的前提，精彩的“习作”犹胜于欺世的“创作”。倘若今后姚宏儒能够不满于课堂作业，耐住寂寞，专意攻取“古典油画”的正溯与渊源，则不论他画什么，只要善用智慧，品相端雅，总有修成正果的一天吧。

2002年6月30日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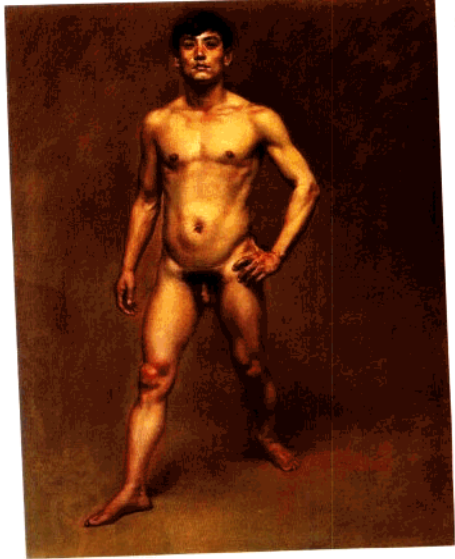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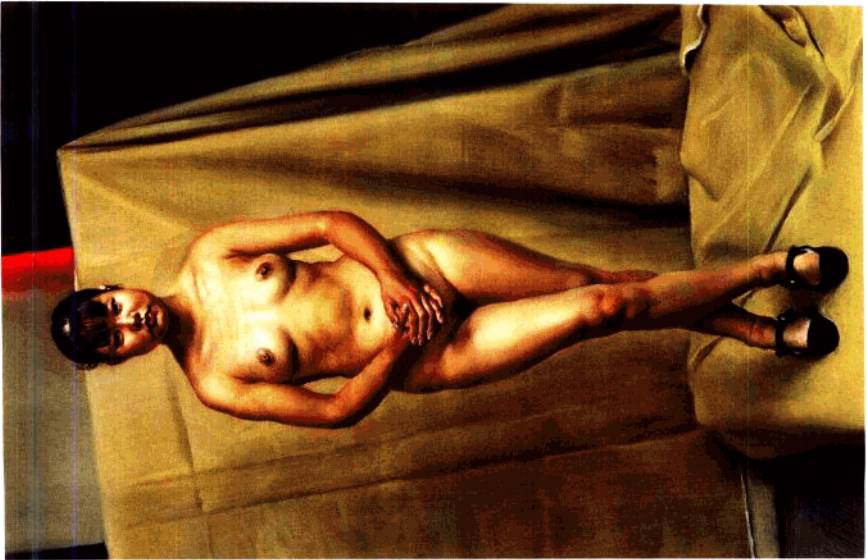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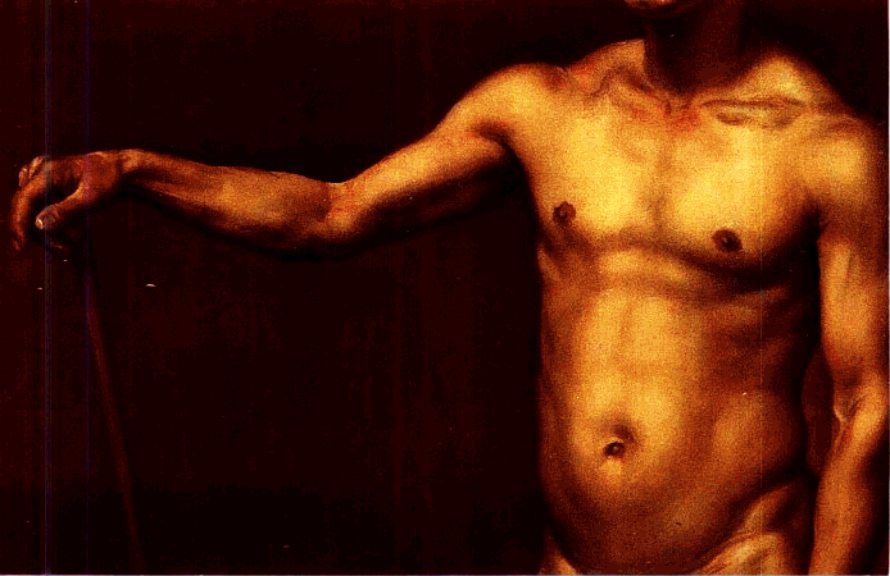
1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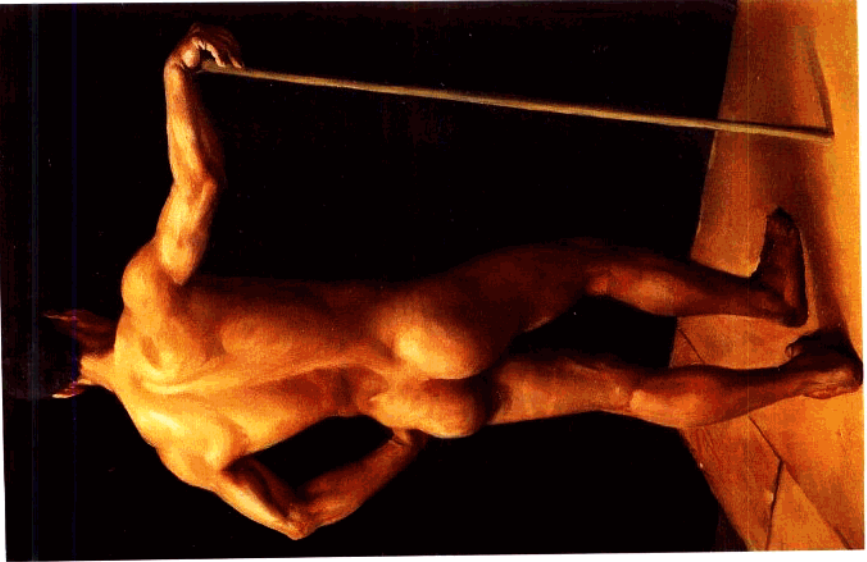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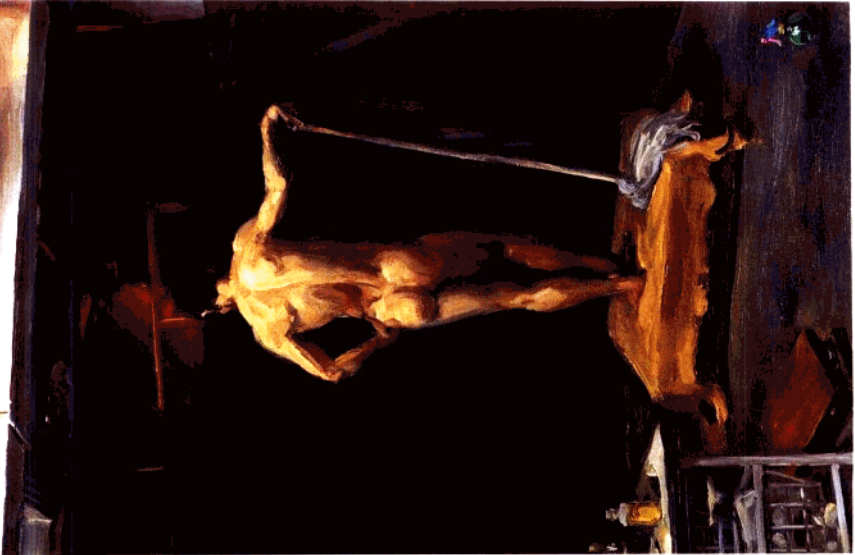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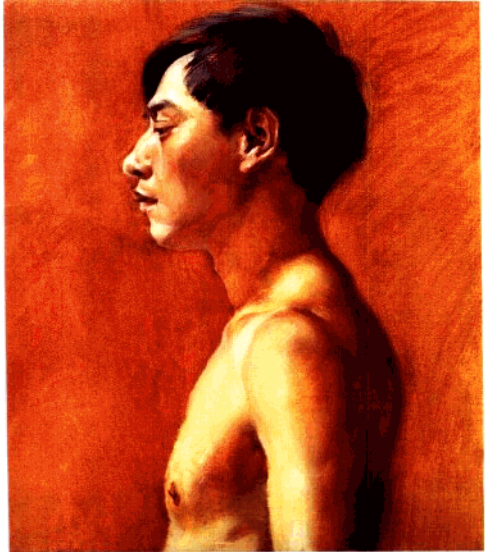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









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